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四十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乙酉盡二十七

日乙未

十七日乙酉王彥收復華州金房開達州駐劄都統制王彥遣統制郭堪統押軍馬前去收復華州有第七將

官邢進等於十一月十七日到華州城下先鼓勇士卒自寅時攻打至巳時打破華州捉到同知招武大將軍韓愿將官信武將軍韓鎔并金劉括等三十二人奪到鞍馬器甲不知其數即時撫定軍民了當

十八日丙戌王權貸命除名勒停瓊州編管臣僚上言劉子奏近日進對恭聞聖訓論及親征之事謂此行當大明誅賞諸將有功者不惜官爵金帛重賞之其不用命者有司誅其一二以警其餘大哉聖人之言其真得

古帝王御將之要術也顧於此時將非其人至於營私背公縱敵玩冦罪惡顯著為國之辱如王權者若寘之輕典是為失罰其何以示諸將乎臣謹按御前諸軍都統制王權以䀶儈之資恣溪壑之欲遭時多故夤緣結託濫膺閫寄不知忠義以報國但務掊克以謀身其前後過惡未易悉數姑指其大者言之近敵敗盟朝廷命權進屯淮上為權計者義當身先士卒奮不顧身朝受命夕引道乃惑於內寵心懷顧戀與其愛姬數人泣别

三日而不能行士卒聞之無不竊笑及至淮宣言欲犒軍悉出其家金寶厚載而往既至中途復傳令未用且於新河伺候實欲緩急之際易于他人之手故假犒軍之名以待之耳其謀出此夫豈存鬬志哉權至歷陽修築營壘祇為自安計所謂沿淮守禦之備初不經意及劉錡權住壽春縣即令總漕三司應辦粮糗權以威脅二司同請乞留權守和州朝廷劄下劉錡復督行權不得已三日發一軍凡二十四日纔發一半止於廬州戍

守故金人至淮得以繫橋從容而進如入無人之境權亦旋棄廬州田屯昭關將士雖有欲戰之心而權領親兵先遁麾衆使退終不得交鋒及敵騎至尉子橋始遣姚興一軍迎敵戮力血戰數陣告急於權權於仙宗山上以羣刀斧手自衛飲宴自若殊無應援之意自辰至申僅遣二百輩往已無及矣興勢雖窮然殺數百人生擒敵首而回不意敵假立權幟以悞之興奔而入遂與其徒俱陷所存者無一二權方走旗獻捷異以欺罔自

解自是之後不復更與敵接徑田和州城新築内外所積之粮亦贍數月權誠能效臧質之守盱眙抗魏師數十萬衆使登城之人殺傷與城平歴三旬而不拔卒解圍而去則亦可謂禦敵權志不在乎守言于衆謂已得金字牌棄城守江故自十一月二十一日先往采石坐于車船之上仍放火焼西門而城内所有錢粮器甲騾馬盡委于敵藉令權于是時不得已而退卻猶當潛師宵遁使敵不知或結陣而退反旗鳴鼓若將向敵使人

不敢進尚可以全吾師也權不知出此為敵所覺遣兵逼逐致使軍民奔突一槩踐擁入城河與夫及江爭渡沉溺而死者又三之二將士怨怒號呼聲動天地指船詆罵皆以權不戰誤國負朝廷為言且恨不食其肉也其潰兵抱蘆蓆浮江而過者往往散而之他權當痛自咎悔收兵江上晝夜糾合以雪前恥乃於二十五日夜半徑發采石歸於建康城中想其心止以骨肉姬妾為念豈有意於禦敵哉權首鼠依違以至如此言之使人

痛憤夫權忝冐節鉞累年受國恩寵不為不厚邉事方興正為將者捐軀狥國之日而權之初也既不能戰又不能援及其終也既不能守又不能退乃使萬千人之命一旦無主而就死地其亦應誅久矣陛下奪其兵柄召之而來固已壯國威而肅軍政振士氣而快人心倘若赦而不誅臣恐諸將效視陛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臣聞周世宗之擊劉宗也其將樊愛能何𡺳引兵先遁世宗收愛能與𡺳及所部軍士七千

餘悉斬于市自是驕將惰卒竦然知懼卒成平定之功夫以區區之世宗猶能如此陛下亦何憚而不為哉臣愚欲望陛下暴權之惡聲權之罪特賜睿斷明正典刑梟首江上使將士聞風爭先効命以赴國難則威令赫然行于萬里之外金人雖强不足平也取進止　又臣僚上言仰惟陛下慎惜名器而於將士之爵祿品秩未嘗吝惜躬行節儉而於將士之賞賚惟務豐厚則其所以待遇之可謂至矣是宜感激厚恩奮不顧身以圖報

國而乃於敵國侵疆之秋歛兵退避其罪大矣宜重正典刑而朝廷行遣太輕臣安敢緘黙而不論乎臣謹按王權本無竒才進居大將之任坐享富貴積有日矣邉郡無警正頼以捍禦而乃専於謀身退縮避敵以自全考其用心罪宜誅戮未宜勒停臣且以大槩論之敵騎欲南來時朝廷固屢催權往沿淮一帶踏逐險隘以為守禦之備而乃恬不加意駐軍於和州為自便之計雖制置劉錡數趣之逡廵數日一半軍馬至廬州權又盡

呼其兵還屯和州又聞報至尉子橋而權乃以精兵自衛止令破敵一軍禦之及姚興勢孤求援而權遣去應援之人既少又且稽緩致姚興等陷歿人皆痛之後又妄言於衆謂得金字牌令其保江遂行衆爭渡擁入江流者不知幾千人兵卒怨憤皆有爲王太尉所悮而死不能得厮殺報國而死之語極其可傷痛兩淮及江上之人遂處怨罵恨不食其肉朝廷如此而不加怒焉殆恐人人相效何以使諸將之用命乎竊覩閤報劉汜以

瓜州之戰敗衂令按軍法有旨特貸勒停編管而權之得罪止於罷兵柄領宫祠居住於善地識者以謂同罪異罰非所以示公又况權之罪加於劉汜數等伏望陛下以國事為重以兩淮生靈為可憐將王權特加誅戮以慰人心天下幸甚取進止十一月十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王權可特貸命除名勒停永不收叙送瓊州編管月具存亡聞奏令臨安府差得力使臣二員軍兵二十人押送前去沿路不得時刻住滯具已起發

中三省樞密院　又臣僚上言嘗觀齊威王委政卿大夫諸侯並伐一旦赫然發憤以即墨大夫之賢而毀言日至知其不事左右以求譽也而封之以阿大夫無狀而譽言日聞知其以幣帛厚左右以求譽也而烹之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遂起兵擊趙擊魏諸侯不敢加兵由是知人君誅賞一斷以公議而不牽於左右之毀譽則人心自服士氣自振而敵國自退矣臣仰惟陛下聖謨神斷高出百世遭時多難駕馭將帥動

契事宜如近者皂角林之捷即日降德音命中使進爵
賜金恩賚有加則固已封即墨大夫矣如阿大夫之罪
暴著公議所不容者其可不加戮哉臣按王權初無寸
功久叨重寄平居則虛名上藉隳壞軍政刻削廪粮剥
下自豐固已失矣一旦有疆埸之虞則巧圖窟穴詭置
私藏自擇便地望風退懼兵法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
家臨陣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而權之
出師與妻孥泣别三日而後行士卒間之莫不竊笑則

固已當受穰苴之戮矣及尉子橋之戰身擁強兵不援姚興坐視陷沒而走旗報捷欺罔朝廷歷陽之奔士卒尚欲田戰而權麾之使退一城兵民爭船赴水死亡幾盡軍資戎器併以遺敵金人深入身為大將兵非寡弱畧不交鋒以至於此罪何所逃臣竊聞建隆中晉州荊罕儒戰死藝祖斬不効命者二十九人咸平中望都之役諸將有臨陣而先遁者章聖謂近臣曰今未能偃兵若不推究將來何以為戒遂斬二十餘人此祖宗之成

法也近日瓜洲之衂陛下以劉汜先退竄之遠方矣況元帥之罪重於偏裨淮西之敗甚於瓜洲則王權之誅豈可出劉汜下哉今軍衆方興征伐未艾而刑罰之行輕重未當臣恐諸將不服將來何以使人捐軀狥國乎臣願陛下鑒齊威之舉稽藝祖章聖之法速正典刑以服人心以作士氣以集非常之勳天下幸甚取進止十一月二十一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坐前後章疏報行

十九日丁亥夜雪成閔田騎至自襄陽見葉義問于建康府

二十日戊子成閔到鎮江府

二十三日辛卯金國亮自瓜洲臨鎮江金國主亮自采石趨揚州下寨於州之東南是日觀江旌旗列于江上其勢甚盛鎮江居人亦臨江對觀皆有懼色都統制李横發水軍戰艦出江中以耀威金人皆凝望不動有一萬户跪于亮前曰郎主不數日下兩淮之地自古所無

也今大江未可渡請駐于揚州力農訓兵徐徐圖之亮唾罵曰爾欲怠我軍心耶命決皮條五十

二十五日癸巳差諸將軍都統制主管馬軍司公事成閔差兼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淮南東路制置使京東西路河北東路淮北泗宿州招討使李顯忠為淮南西路制置使京畿河北西路淮北壽亳州招討使前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吳拱為湖北京西路制置使京西北路招討使依前鄂州駐劄御前諸軍統

制　金人攻泰興縣金國主亮領國來攻揚州是時泰州泰興縣知縣尤袤猶守泰興不去袤字延之嘗以淮南置山水寨擾民不能保其家屬竊悲哀之作淮民謠一篇曰東府買舟船西府買器械問儂欲何為團結山水寨寨長過我廬意氣甚雄麄青衫兩承局暮夜連勾呼勾呼且未已摧剥到雞豕供應稍不如前向受笞箠驅東復驅西棄却鋤與犂無錢買刀劍典盡渾家衣去年江南荒趁熟過江北江北不可往江南歸未得父母

生我時教我學耕桑不識官府嚴安能事戎行執鎗不解刺執弓不能射團結我何為徒勞定無益流離重流離忍凍復忍飢誰謂天地寛一身無所依淮南喪亂後安集亦未久死者積如麻生者能幾口荒村日西斜破屋兩三家撫摩力不足將奈此擾何御營宿衛使楊存中遣前軍統制王剛權知泰州壬辰剛次泰興縣癸巳質明金人至泰興城下剛率衆禦之太傅和義郡王楊存中黄旗走報遣發策應前軍統制王剛前去泰州防

托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據王剛申二十六日未時以來有敵人馬軍二十餘隊前來大興縣諸門外攻城放火燒門城上用甲軍弓弩箭往即時開門遣差鎗刀斧手臨壕迎敵續差將官親隨李思濟王鑄將帶馬軍出城掩殺王剛躬親統率將佐官兵分布督戰擁殺金兵入河及殺死不知其數追趕二十餘里除殺死入河外活捉到金人渤海及奪到戰馬金鼓旗鎗器甲等

二十七日乙未金人陷泰州先是知泰州孫政以邉郡

不寧乞宫祠而去通判王濤權知州事九月濤以移治明州而去留州印與兵馬都監趙福洎金人侵淮甸泰州百姓詣御前營衛使司投狀乞以福為知州主管州事楊存中從之福遂權知泰州有水寨都統領胡深及其副臧珪棄水寨率鄉兵二千人至泰州以兵勢凌鑠福且具申于樞密行府葉義問義問遂以深為知州深以珪為通判以福為路分都監深聞金人欲攻泰州與珪率其衆棄城先遁珪掘斷姜堰盡泄運河水丁未金

人到城下河已乾矣遂徑登其城城中軍民已亂金人縱火殺戮福死于亂兵中子女强壯盡被驅擄而去城中有人走透得出者至姜堰堰斷為水所阻盡為金人所獲初福知泰州也申衛營宿衛使司乞兵屯戍存中遣前軍統制王剛以本部兵權知泰州以福為路分都監剛到泰興遇金人而兵皆紫茸軍乃直趍泰州陷之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四十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四十一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丙申盡其日

二十八日丙申金國完顔亮被弑于揚州殂遺史曰金國主亮駐于揚州之東南督諸萬户渡江甚急限來日不渡盡行誅斬萬户皆懼之是時葛王已即位于國中

改大定元年有傳録其赦書至軍中者萬户等以大江不可渡斬戮不免遂各懷異心有弑其主歸葛王意亮有親兵皆心腹人以紫茸穿甲謂之紫茸軍又謂之細軍素號精勇諸萬户請于亮曰紫茸軍遠行數千里未有以犒之可令請取泰州犒其軍亮然之遂發紫茸軍取泰州諸萬户無所畏丙申夜持勁弓突入帳下衛者止之則曰有急事聞奏亮聞喧欲披衣出則矢已及左右矣亂矢齊發亮斃于帳中於是喧閙不止梁尚書者

聞亂即馳入呼諸萬户曰事已如此固無可奈何然方與敵國相持不知諸君何以善其後衆皆不言梁尚書曰當撫定諸軍勿使囂亂徐思計策可也衆稍定梁尚書遂取紙草牒云大金國牒大宋國三省樞密院國朝太祖皇帝創業開基奄有天下迄今四十餘年其間講信修睦兵革寢息百姓安業不意正隆失德師出無名使兩國生靈皆塗炭奉新天子明詔已行廢殂大臣將帥方議班師赴闕各以戢兵以敦舊好須至移牒牒具

如前事須牒大字三省樞密院照驗大定元年十一月三十日牒銀青光祿大夫右領兵都監開國公富察龍虎衛大將軍右領軍都監圖克坦右領軍監軍初瓜洲之役軍中散人張真被擄亮壻駙馬都尉見而留之駙馬管黃頭女真三萬人亮聞葛王已定己未命駙馬以本部兵歸丙申兵變駙馬兵既行温都者覔張真而得之梁尚書既作牒未有人傳行乃以張真賫牒戊戌發十二月己亥渡江是時江南但不見金人飲馬于江濵方

疑之會張真到方知亮被弑敵騎已有田者有虢州僉軍雷正者先自間道來歸說亮被弑初猶未信得梁尚書牒乃賞正以官　晁公忞敗盟記曰二十七日金之諸帥集衆兵帳中相與謀曰南軍如此豈宜輕舉前有大江之險東船之敵有粮運之阻敲殺之憂祗送死耳顔亮凶悖我輩若無船渡江必殺我等奈何内一萬户曰等死求生可乎衆皆曰願聞教令得生則可有萬户戴總管李總管者諸帥之豪起前客諭諸帥曰殺郎主

却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衆口一辭曰諾不食頃諸帥
統集甲兵萬餘人控弦持滿呼喚直入逆亮寢帳把門
細軍問爲誰曰我等欲至帳前有公事理會細軍縱入
諸帥引弓射帳中亮左右護駕親信兵衛識其難作擐
甲上馬各帶奴婢出營脫身北走而亮覺變索弓箭仗
劍顧視左右無一人矣乃獨身倉卒引弓欲射曰南家
人我家人今日殺我赦我在汝等因我可也無取弑君
之名諸帥不應連射帳中矢下如雨亮即死于揚州并

殺妃三人太傅一人左右親信謀事者數十人或云金亮有妹夫者見變作先剚刃于逆亮腹以脫已禍既而亦不免于死為亂軍所害先是金亮有親軍女真三萬矛楯戈戟器械精純盡用紫茸絛穿聯鐵甲號紫茸軍其次用黃茸號黃茸軍其次用青茸號青茸軍紫青黃三軍一名細軍又名護駕軍專一簇御宿衛雖有大敵悉不遣行初諸帥欲弑金亮也而細軍擁衛嚴密不可得近因謂細軍等曰淮東子女玉帛盡皆逃避在泰州

城域我輩急欲過江無由得往泰州取富貴爾等何不請郎主乞破泰州而取之細軍欣然而請金亮從之細軍去者三萬人一鼓大破泰州子女玉帛無遺泰州統制官王綱棄城走江陰二十八日破泰州而金亮被弑乃二十七日也二十八日將官景世雄以二十五騎迎見金人李千户約有三十騎擁過瓜洲被擄散人張真并虢州僉軍雷正渡江歸順報金主已被弑訖　神麓記曰亮初謀南侵也用梁㭉王光道馬欽郭安國等為

主盡刷在國番漢軍五十餘萬分五路經河中府渡大
慶關入陜西經孟津渡者爲御營中軍亮統至汝洛經
河北西路衛州張家渡者往漢上經浚州通利軍渡者
前來徐經宿河間以東過山東入膠西者皆大漢軍使
喀齊喀貝勒總番軍往凞河德順欲先平巴蜀任宣徽使
劉蕚統大軍十餘萬至光化扼其江陵差高景山統大
漢軍至膠西登戰船陳兵于海亮自提大兵直至淮揚
要一舉而下先以采江南渡定要瓜洲如違制來日皆

從軍法衆軍恐懼唯以待死計無所出勸農使契丹阿里等謀十一月二十六日夜分以御營諸軍弓弩持滿向喧譁聲近御帳亮驚問莫非南軍至乎王光道秉燭引亮出帳來未即言間衆謂曰君一人南朝無罪背約犯邉生造釁端不容諫諍惡逆不道神人共怒豈能脫乎亮見不免謂曰汝等殺我順南乎歸國乎厲言歸國衆箭皆發射死焚其屍時年四十王光道梁恪馬欽郭安國等皆遇害就遣驲使走至汴殺皇后圖克坦氏太

子光英其惠妃德妃昭容婉容昭儀淑儀十六位御嬪皆放歸宗亮簡宗廟廢祭祀棄法律逐功臣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輕百姓好攻戰侵邊境虐生靈是致如此謚法違天虐物曰煬遂謚海陵煬王后曰幽皇后息曰殤太子 虞尚書采石斃亮記曰紹興三十一年完顔亮渝盟犯塞進兵江淮遣諸將帥分道入兵一軍遵江道以趋兩浙一軍出宿亳以蹂淮西一軍歷唐鄧以瞰荆襄一軍據秦鳳以伺梁蜀朝廷命諸將分屯

捍禦吳璘駐興州姚中駐漢中王彦駐安康吳拱駐襄陽李道駐江陵田師中駐武昌戚方駐尋陽李顯忠駐池陽王權駐建康劉錡駐鎮江成閔駐晉陽李寶守海道秋九月亮親以兵十萬號四十萬直趨江南為必渡之舉時劉錡為淮南浙西江東西路制置京畿淮北京東路河北東路招討使分命諸帥捍禦十月乙卯金兵自安豐過淮西丙辰直侵廬州拓皐下塞戊午遣樞密葉義問督視荆襄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叅謀軍

事洪邁洪方並充行府幕屬己未金兵攻滁州先是劉
錡遣王權將兵渡淮迎敵權逗遛不進至歷陽修築城
壘為自安計錡再檄權往壽春權以威脅總曹固請于
朝乞留權守和州錡復督行權不得已三日發一軍凡
二十三日僅發去八軍止于廬州戍守故金人至淮得
以繫橋從容而進如入無人之境權旋棄廬州田屯昭
關將士皆請戰權乃領親兵先遁麾衆使退敵騎至尉
子橋權始遣姚興二軍迎敵興戮力死戰數告急于權

權飲宴于仙宗山上以羣刀斧自衛殊無援與意與勢
雖卻殺敵數百人擒渠卒而回會敵假立權幟以誤興
興奔入而遂與其徒俱陷權猶走旗報捷冀以欺罔自
解自是不復更與敵接徑回和州州城新築而所儲資
粮可為數月計權至不住守迺紿衆曰已得旨令棄城
守江庚申權登車船上遂自焚和州西門先往采石辛
酉金兵陷和州城中棄粮儲器械輜重盡委于金兵乘
亂奔突軍民自相蹂踐擁入城河與江爭渡溺死者什

三將士憤怒號呼指船詆罵皆以權不戰誤國爲言潰
兵抱蘆葦浮江而過者散而之他甲子權宵遁自采石
歸建康是日錡小捷于揚州之西南錡以王權失淮西
則淮東孤軍恐不能守越翼日乙丑遂棄揚州退保鎮
江留一千五百人塞瓜洲渡亮兵進廹大江刻十一月
初七日渡采石瀕江居民驚震竄伏吏士無人色朝廷
以諸將逗遛失律召成閔代劉錡趣王權赴都堂議事
先遣舍人虞公往池州趣李顯忠交王權軍事虞公陛

辭上曰朕固知和議不足恃二十餘年官錢物不敢輕用毫積寸累内藏支付九百萬矣卿須錢帛奏來朕所不禁第患事不立耳虞公退急裝趍鎮江時劉錡已臥病虞公見之因咨以今日事勢劉大言曰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不得已方用之虞公曰今逆亮違天背盟席捲淮東西窺江南我有心腹之憂今日用兵猶爲得已乎錡又曰錡直不受朝廷官職將歸制置招討印耳虞公笑曰公言大是高節但今國事如此上自王權之敗不

遑九重將以馬上從事此豈將軍上印綬時耶劉語塞時建康已告急虞公倍道趍建康是日我師敗績于瓜洲虞公往采石道遇王權敗兵各鳥獸散公即訊之皆曰我輩昨隨王權只聞金聲不曾聞鼓聲蓋權未嘗與敵交戰惟是走耳去采石尚二十里北兵鼓聲動地從者止公曰事已至此舍人欲何之虞公不聽亟索馬行暨至采石望北岸敵硬寨連亘數十里我軍星散亡紀律虞公易服行造其間會見一二統制官虞公勞之因

問王權罷兵之由皆曰權驕惰不恤士卒非敵之善勝權只有走耳我輩未嘗見戰虞公曰今可戰乎衆皆笑指北岸曰彼勢如此誰能以身犯必死乎虞公徐曉之曰敵萬一過江而我輩措足無所雖走亦何之今走亦死戰亦死等死不如一戰冒萬死求一生轉禍為福因敗成功在此一舉矧又朝廷衣食汝輩二十餘年緩急乃不能一戰以報國衆皆曰今雖欲戰奈無主其事者何虞公見其可動唱言汝輩止緣王權繆妄致此今朝

廷已別選交王權軍矣衆愕立曰誰可將者虞公諭之曰朝廷差我到池州取李顯忠交此軍事顯忠如何衆答辭曰得人矣虞公曰敵謀來日過江勢已廹請諸公當力戰官家已發内藏庫錢帛并節度承宣使已次官告在此賞賚有功者衆皆曰誠然我輩效命諸統制趍出轉相告語須臾合軍皆奮臂爭死敵虞公即與勾集戰艦簡水軍餘人連小舟護岸以戈船車當前終夜整簇十一月乙亥敵築壇于采石西岸上亮登壇殺牛羊

豕黑白馬各一祭天禱江乞風以濟丙子壇上見黄綉旂各二亮撂金甲坐壇上麾紅旂以發戰艦凡五百餘艘緣岸鐵騎周匝三四十里間敵軍大呼我軍辟易會北風急敵船如劈箭有數十艘即薄南岸公見統制盛新撫其背曰昨與爾議破敵為期今乃不用命乎盛⿰顧曰舍人在此即麾軍鏖戰士氣百倍無不一當十金兵大敗戈船前斷逼岸餘衆悉拜降先敵恃其衆欲徑跨江而渡故所用皆是小舟一舟濟數百人其指可掬

而官軍所操皆艨衝巨艦士卒用命遇敵船即撞劈中
拆全沉沒敵既退皈公撫勞將士具揵因騎置以聞諸
統領官環坐見樞府人吏趍走虞公之前唯謹私怪之
間起問吏舍人何官職吏對此中書舍人朝廷侍從官
也統領官争列庭下拜曰初為舍人閤門宣賛等官豈
有文官能馳騎行陣間乎虞公起執其手曰諸公何言
方與諸公共安危同死生期於破敵以報國家遂相與
誓曰敵雖敗北然恃衆明日必復來迺遣士卒夜渡江

約近北岸敵前所不及處維舟為陣會盟畢金兵再入濟江而其意已詘然猶自張不已官軍直突北岸奪其渡以神臂尅敵弓射之敵皆徒步登岸棄船而焚之官軍縱火爇為灰燼敵衆披靡亮揮軍下壇初亮使偽叅知政事李通跪壇上口占檄文招王權戊寅顯忠至遣硬探騎過知金兵已走揚州與瓜洲渡兵合矣虞公謂李侯曰敵懲采石之敗空壘往合瓜洲兵鎮江無備我當往第恐兵少今來采石愈益塹築堤或伐木為柵守

禦甚固敵未可卒犯鎮江邉岸分屯備禦甚多采石要害僅數處將軍能任其責分一軍從如何須更有百餘戰艦則足濟矣李侯曰敬受令是日虞公徑發循慈湖馬家渡等處措置方畧迤邐還建康公至建康見元樞知府事張公燾歩造謁虞公問勞甚勤曰燾所謂頼公庇者完顔亮期初十日來此會食使燾安往諸將因議可以往鎮江者皆有難色張目虞公曰明府已建大功可任此責虞公往鎮江謁劉錡劉疾已劇執公手曰朝

廷養兵三十年我輩一技亡所施今日成大功乃一中書舍人我輩愧當死矣虞公退與揚存中成閔謀曰敵之瞰江宜亟經畫守禦之備今船又繫岸有如臨期不堪駕用奈何遂相分臨統按試時江中止有二十四舟顯忠所遣船亦至虞公命戰士踏戈船上下流如飛北岸金兵皆憑壘縱觀駭愕相謂曰南軍有備亟遣人揚州報亮馳至立問諸軍以北渡之策且采石渡方此狹甚而我軍猶不利請徐為之謀以伺其隙亮大怒諸軍

退聚謀曰南軍如此豈宜輕舉秖送死耳亮幽詩明日若不能渡江必殺我輩不如先發遂共定謀殺亮乙未諸軍詐作南軍刼寨直趨亮寢帳親兵問為誰諸軍語之曰我欲帳中白事親兵縱諸軍引弓射亮被傷起彎其弓曰汝是南家人抑我家人答曰我家人亮曰今日殺我赦我在汝等不赦我速殺我然自知我無道汝等殺我固當諸軍連射帳中矢下如雨亮即死兼殺其妃三人金兵遂退屯三十里北人號州僉軍雷正渡江歸

順報金主已被殺矣使騎往得其實十二月庚子御營宿衛使和義郡主楊存中管侍衛馬軍御前諸將都統制成閔中書舍人督視荆襄江淮叅謀軍事虞允文總領淮東軍馬錢粮朱夏卿列奏以聞北壘亦具亮之死狀來求和捷書奏上曰亮已遇弒軍無統衆心潰賴諸路將帥廣行招納朝議亦欲進師虞公先往行在所禀事宜時敵雖移屯兵尚駐淮東公入見上慰勞有加虞公奏曰此廟堂神靈陛下英斷將士用命臣何力焉上

喜賞再三者有旨論功行賞張振時俊王琪盛新戴皋以功烈顯著人轉三官其餘將士亦不以次推恩虞公奏昨采石事勢危急臣於振等行陣許以重賞振等效死力戰三官恐不足酬其勞乞留在身官職推賞振等

上曰向江上甚危急得諸將致力其功豈可忘尋改授正任承宣觀察等使虞公繼論列今車駕進發而敵在淮東鎮江對壘路尚梗今當督淮上之兵斷敵之歸路發鎮江等兵為掩襲之舉敵可無噍類上深然之命公

往淮上措置而諸軍先已過江矣十二月壬寅成閔復汝揚州甲辰李顯忠以大軍濟江去和州三十里與敵相持丙辰成閔汝復泗州皆虞公前日鼓勇士氣一戰之力也未幾北朝都管司以牒來云正隆無道興兵今已廢須初立新主見議班師而朝廷將復從和議焉自古江淮用兵稱周瑜之赤壁謝元之淝水為雋功然瑜乘曹公士卒疲疫之餘而淝水之勝出于苻堅退師之無律今亮以滔天之逆陰謀數十年驅其衆空國來寇

而虞公奮然以忠義狥國帥罷散之卒身自督戰遂成采石之功而瓜洲之金主不戰而自斃此豈與赤壁淝水乘危徼倖同日語哉異時國史大書特書與宋匹休薦紳鉅公亦必有能敘勒燕然銘頌淮西碑以揚厲無前之績者然遠書生亟欲廣其事以壯吾中國之威以激蜀士夫之氣謹再拜稽首而書之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四十一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四十二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丙申盡其日

國史院編修官員興宗采石戰勝錄曰完顏亮及其國兵前來南牧其身先出汝州京西道示欲出襄漢上流朝廷果從三司發精兵五萬人合荆鄂之兵凡三十二萬先是虞侯

作天官屬上殿先論敵欲南牧之計必五道為出蜀口欲出荆襄止以兵相持淮東之計沮汝非用騎之地他日正兵必出淮西竒兵出海道庚辰耳木子是是年冬奉使又明年一月回其年敵必南牧盖已授甲造船必為南渡之計申言前論疏之語上曰記得卿此言極是是年五月十九日金使上殿有奏言欲得兩淮之地欲得將相大臣朝廷駭愕議所以發兵是時金主以兵駐汝陽汝州以避暑為名詐示渡漢江從上流以窺吳會朝廷發戍閲領近衛五萬人來戍襄漢上出金使

悖語令宰相就都堂命侍從台諫論所以備敵之策時宰相宣上語云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廟論欲遣戍閔往遣禁衛兵禦襄漢上流虞侯云不須得發兵如此之多敵必從上流下恐發禁衛想兵益少朝廷内虛異時無兵可為兩淮之用兵行未幾旬日得報金主回汴虞侯曰金主已去留五千人殿後兵五萬衆約止江池之間欲留此為用若上流兵勝日江鄂間應援淮西是時無人為之助其說卒不用至九月間敵以五

萬衆兵出淮東劉錡拒之於楚州青江口金主自提重兵號五十萬精甲自壽春壽州渡淮王權拒之二將不敢戰望風奔遁敵才與南兵相接王權退自安豐至廬州又退至拓皐而中軍已退至濡須和州入江口虞侯見合淝又退至拓皐而中軍已退至濡須

事急知二將必退由遂率四五侍從又同自宰相說王權退師已臨江口必敗國是諸公云非敢退所以導敵深入當其衝令邵宏淵出其右李顯忠出其左夾攻之虞侯率四五侍從辨其不然此權必為走計時朱楊猶

不以為然（碑椿）明日得報權果渡江朝廷震駭（十七日白宰相十八日王權申）十九日上命葉樞密（義問）督視江淮軍馬同命虞侯叅謀軍事二十一日陛辭上慰勞甚渥云卿本詞臣不當遣以卿諳軍事故也二十二日出臨安是日得報劉錡兵走至瓜洲盡棄淮東之地敵追馳至皂莢林（瓜洲之前）錡之副將員琦小捷乃託病過江十一月初四日錡兵大敗於瓜洲（劉汜之役）江淮之間民皆奔走是時金主以重兵臨采石已數日知建康張燾屢遣官來催督府措置

虞侯與葉樞密六日到建康是夜被旨罷王權以李顯忠代之晉府詐以檄召權來議事夜遣侯持檄池州喚李顯忠分付人馬令會於采石盖權兵來采石未定初七日發建康初八日早去采石餘路十五里聞鼓聲振野問道傍人云是金主臨江昨刑白黑馬各一祭天取今日過江虞侯見道傍茶房酒店官軍閒坐虞侯呼之其說與道傍人言合虞侯又問云既是金主過江因甚却在這里衆軍皆言王權使在淮西每日只打鑼未嘗

得接戰我輩皆是馬軍却使我棄馬步走過江如今已無馬我輩不會走厮殺隨行官吏多欲回虞侯云須要去江上看兵勢盖上遣我來當進不當退有進言者云事敗至此舍人與一擔擔何也虞侯不聽虞侯至采石諸將皆無戰意公方會合諸將士詰之曰我聞王節使淮西每日打鑼不打鼓終日如此虞侯慰勞曰權不戰教汝輩不成事今汝輩半死半活至此不易衆皆唯唯然王權已罷兵權管你輩不得我是朝廷官家差我擔

銀犒設你門今日節度觀察至副校尉官皆擔來你輩食官禄官養汝輩三十年不知能戮力一戰否衆曰我們也要戰但無人主此事虞侯與説我今日只辦兩眼隨你們成得功大與你塡大底官誥立得功小塡小底官誥若死於此則當同死於此若你們走我亦隨你去你們道走去任去我便去見官人説某人統制以下某人肯殺某人不肯殺諸軍大懽曰今日有分付大家去厮殺於是方佈陣擺戈船是時江北敵兵甚衆極目四

望上下流二三十里不絶鼓聲振地虞侯即馬至岸口見北岸一高臺臺上有大紅繡旗黄旗各二左右中立有大紅盖有一人服金甲披大床上坐其上衆云此金主也兵號四十萬馬數倍之虞侯遂與諸將議與統制官張振王琪戴臯時俊盛新列馬軍步軍為陣静以待之分戈船為五以其二傍東西岸行東護岸西裹敵船其一駐中流載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中以待不測擺布僅畢忽聞敵中發喊金帥親執小紅旗麾數百舟絶

江而來頃刻間有十數舟近南岸渡敵登岸與官軍戰公往來行間公令時俊先登軍皆死鬬斬敵過半岸上之敵皆投拜戰於江中死以百萬數天色晦亮猶未退會官軍在淮西有潰散三百人自光州路轉江而至虞侯拊勞之授以旗鼓設為疑兵敵果以為援兵至鼓聲乃已却打梆子聲敵引餘舟遁去或欲引水軍掩其前斷其歸路虞侯以為不可所謂歸師勿遏是也恐或官軍一傷我軍少何以已之敵萬里入戰如此之勢不止

今日一戰若官軍少則明日何以為敵但以強弩襲其後追射之敵兵多傷至夜師旋計岸上之死三千七百餘人射死萬戶一人生獲千戶五千女真三百餘人餘皆正軍健者星夜遁去即夜具奏舊將去新將未至决不敢引去是日椎牛張酒以勞軍有說舍人宣賛者及見樞密院人吏在虞候前甚恭問之云乃中書舍人非武臣舍人也將軍乃盡禮致恭至夜半仍令布陣在於將士待敵敗兵已稍希敵至辰以來凡再鼓公舉旗揮

出海船五分之二其半向北岸上流直楊林河口諸將或問公何故遂說與諸將當時只合將船守楊林口不合放敵令出命統制盛新引船直楊河口只於江心下泊船敵箭所不到處戒之曰若敵船至楊林河出即齊向射之必爭於死無令一船行出岸如河口未有船出即用克敵神臂弓射北軍於是盛新受令於江心住船齊力射敵應弦而倒者萬數敵見船無歸路即時從下放火自焚官軍亦於河口上流以火焚船其餘舟凡一

百八十餘隻亮陸遁去至午間遣一小舟令張千持書至書意似與王樞有約其策似於用間亟以已發遣王樞之事報之以絕其意遣探馬渡江至暮歸初九夜說金主焚龍鳳車官人所乘斬船作頭二人責船致敗鞭梁大使一百名求來采石引亮者連夜往瓜洲與金主書意合虞侯謂顯忠曰敵懲采石之敗揑大兵往合瓜洲之兵鎮江無戰備我當往措畫之患兵少令采石敵既慌手脚必不敢窺伺又兼江長岸分屯防禦甚多其實緊要不過數處都統

能任責輟一處兵馬應副如何又須得百餘船戰艦方可集事顯忠略無難色欣然一一應副至建康見葉樞知府尚書張僎聞虞侯至步行來問勞苦甚勤曰真謂賴公庇昨完顔亮要初十日來此會飯不知覺僎却去那裏諸公會議遣官往鎮江措置張目向虞公曰馮員仲二公忝帷幄之謀不行虞侯已建大功可任此責虞侯笑曰去不妨然記得一小話人得一蟹欲以計殺而食之熾火使釜水百沸横竹稍於其上與蟹誓曰能渡

此活汝鱉知主人計以殺之勉力爬沙竟渡主人曰汝能此渡河甚好更為我渡一遭我欲觀之僕之此行無乃類是諸公大笑是日泰州以急告虞侯至鎮江謁劉信叔劉病已革虞侯問之劉執虞侯手曰朝廷養兵二十年我輩一技無所施今日成大功乃出於朝廷一中書舍人我輩愧當死矣先遣一將救泰州連日大風未能行侯與楊存中成閔謀曰敵已瞰江經畫守禦之備不可緩今舟船久繫岸萬一臨時或有不堪駕用悮事率

臨按試是時江船既止有戰艦二十四隻相計李顯忠商量今移時後軍於馬家渡輟李拴一全軍一萬六千人又分戈船百艘來會京口十日五日三十日習水戰耀兵命戰士踏戈船上下流如飛北岸帥長皆憑壘縱觀駭愕皆曰南軍有備急遣人楊州報亮亮跨馬即至列坐諸帥長會議為必渡之舉有帥長前曰南軍有備未可輕舉向覩所來舟楫迅駛如飛此寧能當之且采石江面方此為狹甚而我軍猶不利不如徐為之謀以俟

其隙亮震怒拔劍數之曰汝罪當死者數矣我即不誅汝今沮吾軍事尚可恕乎帥伏地涕泣交流哀告久之亮曰我且赦汝汝與諸帥議來旦各要船百隻即渡江違令者斬之諸帥退曰南軍如此豈宜輕舉輕則送死亮狠不容吾等說明日必殺我不如先下手為强也遂定謀殺亮夜即其居帳中連發三箭射中了又欲射亮已而問曰你是江南人是自家人萬戶答曰自家人金主曰我自去年煞是無道理事今日饒我也由你輩殺

我也由你輩不若早早跪下萬户一人直入即其帳中殺之并其帳中妃侍五人併殺梁大使郭副留之子馬海古勒欽馬李泰正通四人皆為謀來南者盡焚其屍是日初二日虢州簽軍雷正來告虞侯即日同楊存中成閔渡江至瓜洲措置後日金之大將以檄來請和公是日往行在奏事兩淮之民自鎮至平江見公船過焚香拜投鳴指初六日奏事畢初十日車駕幸建康明年二月十八日還臨安　歸正官張棣正隆事迹記完顏亮自

已巳冬十二月殺兄亶而自立守舊都於會寧越明年誅夷稍定下求言詔勑中外公卿大夫至於黎庶之賤皆得以書進於闕庭是時上封事者多言陳以會寧僻在一隅官難於轉輸民艱於赴訴宜徙居燕山以應天地中亮深然之即日使官左相張浩右相張通古役天下夫匠百萬肖京師之髣髴營都於燕山迄三年而成至壬申夏駕始幸之遂以渤海遼陽府為東京山西大同府為西中兩京大定府為北京東京曰開封府為南

京燕山為中都府曰大興改元以之赦告天下亮以漸

染中國之風頗有意於書一日讀晉書至苻堅傳廢卷

失聲而嘆曰雄偉如此秉史筆者不以正統本紀歸之

列傳而已悲夫又一日與翰林丞吉云顔宗秀左參知

政事蔡松年語朕每遐稽前史博考廢興見開創之

君雄材大略兼弱攻昧混一區宇躬膺大寶慨焉慕

之覺漢高輩去人不遠二子皆以唯唯而對至正丁丑春二

月御武德殿吏部尚書李通刑部尚書胡勵翰林直學

士蕭兼賜坐而語朕昨夕夜已三鼓夢二青衣持牒稱上帝宣朕遂策小將軍（乃亮小烏騅馬也）腰弓矢隨彼前而既行之次但入踏空轉時到一門青衣指之曰天門朕隨入馬行數里之地宮極嚴慄朕欲從馬而入前有二金甲謂之曰非人間下馬可步趨及殿垂簾如有待一朱衣曰下拜而就跪朕皆隨之但聞殿上語如嬰兒令青衣持宣授朕曰天策上將令征涑國朕謝而出復上馬見兵如鬼者左右前後杳無邊際發一矢射之出衆以

大喏而應之朕亦喏之故驚愕而覺然而大喏之聲猶在於耳朕立遣人於馬廐視所策小將軍但身汗如水取箭袋而數之亦失其一朕大異之豈非天假手於我令取江南也然而君父臣子之語毋泄於外衆稱賀戊寅夏五月亮御薰風殿宣吏部尚書李通翰林丞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加四人及庭者問吏部尚書李通朕欲遷都汴京將宮室重修加兵江右使海內一統卿意如何通以阿諛面從惟佞是務對

以正合天時人事不可失也亮深悅之徐問翰林丞宣
翟永固永固對以燕都始成未數載帑藏之匱乏未補
百姓之瘡痍未瘥豈可再營汴都而重勞民力況江南
乃繼好之邦以厚幣禮陛下豈可無名出師而重勞征
伐在臣謂二事俱不可亮曰非老奴婢所知復問宣徽
使嗣暉對以臣與李通所奏同問翰林直學士韓汝加
汝加對以臣與翟永固所奏同亮怒永固汝加之咈意
遂退及門復宣殿側聽旨二子以為重則刀鋸輕則鞭

咎必不能免繼宣翰林待制綦戩汙使亮怒霽消赦而釋之明日謝李通為右丞暉為叅知政事永固知亮之罪已懼而乞辭解官巳卯春三月遣左相張浩右叅政嗣暉起天下軍民夫匠民夫限五丁役三工匠限三丁役兩統計二百萬運天下林木花石營都於汴將舊營宮室臺榭雖尺柱之不存片瓦之不存更而新之至於丹楹刻桷雕墻峻宇壁泥以金柱石以玉華麗之極不可勝計是年冬遣翰林士講學一生入朝覲本隱畫工

於中間節寫臨安之城邑市井及吳山之秀立其圖以進亮亮遣人於坐間軟屏而圖寫之城邑間兵火殘毀於吳山絶頂寫以策馬而立焉徐令翰林修撰蔡珪作詩書其上曰萬里車書已混同江南豈有大江封提兵百萬西湖側立馬吳山第一峯亮詭曰御製亮每與左補闕馬海古勒面坐圖窮捨迹指畫其處所白其勝槩亮乃奮髯箕踞不勝其志之鋭明年庚申春正月再役天下軍民匠不限丁而盡起之妻右丞李通提控軍造器

於燕山之西北隅遣工部尚書蘇保衡侍郎韓錫郎中張參預造戰船於通州潞河是月二十三日翰林乙槊祁使奉封事諫亮其畧曰臣聞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今則北有造軍器之煩勞南有修大内之重役百姓以久苦轉輸不勝瘦斃臣願陛下權罷其一竢一成而再計之兼來歲害氣在進不利行師伏望陛下以天下為念社稷為心曲隨臣請亮怒令擒而殺之祁使神色自如而再請曰臣年七十死固足矣惟恐陛下將來不及臣

更欲語已為左右刀刺其頰以杖穿之縶縛而去祁使以朝章受刑辭色終不改刃行之次烈風大作砂石鼓舞人面不可觀者迨三日而止是年秋八月委户部尚書梁球先計女真契丹奚家三色之軍不限丁而盡役之修長者為正軍矮弱者為伊勒希共得二十四萬以一伊勒希副一正軍兩為一里為一十二萬餘計中原漢家渤海之地一十七路於内除燕山中都路造軍器南京開封路大内俱免差馬餘十五路每路簽漢軍一

萬人遂委吏部侍郎高懷正兵部郎中蕭彦良户部主
事王修翰林修撰鄭之翶登文檢院使王淑曰右司郎
中王僉東平轉運使王肅翰林修撰楊伯仁翰林待制
劉仲淵修起居注劉元吉都史徐之萬太府少監李天
吉翰林應奉李希顏殿中侍御史高公挺户部員外郎
曹節等分路帶銀牌而出曰馮目差簽軍使冬至十月
簽差始會定女真契丹奚家三色之軍通計為二十七
萬取有唐治分為二十七軍其所授正副户各有差遂

以五十戶為富勒琿百戶為穆昆千戶為明安萬戶為都統至十一月委正番明安所簽定女真契丹奚家軍內拾其精鋭者十取一二至都統所復三取一及燕山亮自試其果能射者得五千人目曰硬軍其甲各以五色絨線穿之亮自每日自負曰所簽者數十萬但可張其勢取江南者此五千足矣辛巳二月亮率文武并百官駕幸洛汝百姓以父行而子留泣號盈城三日不絶夏四月駐蹕北卭自改曰太平五月復臨於汝以取牛

馬水草之便至秋七月始臨汴百官具法駕陳九節儀迎亮於南勲門亮入門暴雨大作儀制樂音皆不能舉至內承天門雷風迅作拔去一窓門未及開闗析擊三守門吏死入門復霽秋八月皇太后諫亮不可親征亮怒令護御將軍持嘉彦忠殺母於太后宫越數日亮后圖克坦氏及太子光瑛再諫怒亦欲誅后與子懼隠於宫中三日亮赦而出旬母諫死百官鈐口結舌無更言者秋九月亮御正隆殿宣諸大臣問曰衆多窂職不能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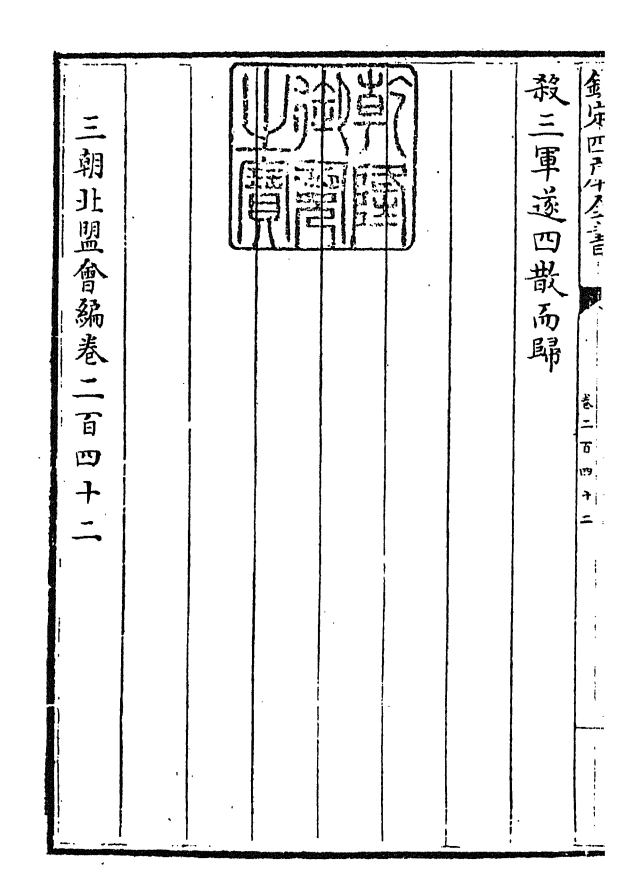
朕為一路統軍右丞劉諤孛爾而對曰臣願請之亮喜即拜為果勝軍萬戸都統越日拜特進張彥忠為步軍都統以孟州防禦使王彥章副之將兵十道出陜右擊劍外拜工部尚書蘇衡為水軍都統昭武大將軍完顔鎮嘉副之將兵七萬輜重隨焉自海州飛棹而下擬錢塘江而出期以三旬迎亮於大江之南是月起天下簽軍分路請甲而從征焉西則河中京兆南則大名相州東則濟南東平三軍請甲之次同日反田者一十二萬

步軍都統張彥忠止將兵三萬出海道右丞劉諤止將萬人出漢上餘則並會於黃河之南亮領焉冬十月王友起於大名耿京起於濟南陳俊起於太行乘時而嘯聚者處處有之亮首知大名之亂拊髀而嘆曰朕兵未行輒撓其後雖匹夫匹婦不可留即遣都舍音將兵萬人於大名多與少盡洗之大名之衆聞風而自潰焉舍音殺居民三十萬口滅族者一千七百餘家是月上旬拜右丞李通為大都督兵部尚書郭安國為先鋒將兵

十餘萬親征淮上是日亮衣橘紅袍馬以金甲從新家門而出亮后圖克坦氏及太子光瑛拜送亮為之掩泣者久之俗有語曰天使之不自由矣中旬渡江淮見項羽廟下馬入謁呵責久之未旬兵臨于江上是日因遼陽府簽軍萬人叛歸策立葛王襃於東京改元大定是時中原之民知襃雖立尚在沙漠度亮雖存駐軍淮上中原無主皇皇如也其間豪傑輩不待本朝之命改金正朔為本朝正朔至亮死於淮甸襃徙於燕山方撫定焉

是月金相張浩知褒撫定黃河迤北之地使人筆錄褒敕具以報敵亮得之於路以鞭擊而嘆曰是子福過我也朕平昔有意族江南平定之後取武成一戎衣而有天下大定朕欲改之此子為我先矣徐令人取一冊亮果預書久之勑南京樞密院遣先鋒郭安國納丹珠將兵數千自黃河北州縣無少長而盡洗之此相州聞亮死方止至十一月亮以內亂所擾知軍意之二三戰船之不至大江之不可渡或有鷄肋之意然未形於牙齒

間又恐貽笑萬世遂築渡江臺於江之岸北欲渡萬人
於大江之南然後作還軍計是日宣威勝軍萬户耶律
勸農語曰爾將軍兵竢來日朕欲自救其部族苟失其
數當從軍法耶律自度所統軍已不及半懼亮之必誅
與子寢殿宿直將軍移爾謀移爾格請以計弒亮上下
皆從之明日乘亮未起軍突於帳前集箭射之亮疑本
朝掩襲令取視之愕然曰軍變矣披衣而前已為移昆
呼沙呼射亮仆地衆執而縊之都督李通亦為亂軍所



殺三軍遂四散而歸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四十三至五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金德基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四十三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丙申盡其日

煬王江上錄曰岐王亮殺主自立改元天德都會寧府內使梁漢臣本宋內侍陷敵每思報仇乃進曰燕京自古霸國虎視中原為萬世之基陛下可修燕京大內正使孔彥舟為副

使自天德四年起至貞元三年畢工改燕京為中都擇日遷
都燕山府以護駕軍三十萬鐵浮圖一十萬紫茸細軍一萬
為先鋒穆敦總管留守會寧府貞元四年八月十八日至燕京
蕭王奏曰陛下移燕山去白溝百里之餘皆南宋故土彦舟
酈瓊靳賽王喜徐文孟斌之徒項背宋臣皆握大軍盡屯中
都萬一有變非國之福曰卿無憂也洯漢臣奏曰臣聞向南
宋講武教兵有吞中原之志願陛下無坐樂之内可令山
東兩路河北三路通水去處積草聚糧仍於諸路州軍置

造軍器兼修大梁虎視江淮及造戰艦以備海道征伐並依亮一日入皇后閤見桌子上膽瓶內有木樨花數朶問此花出於甚地后曰汴京孔彥舟進來乃索筆硯為詩曰緑葉枝頭金縷裝秋深自有一生香一朝揚汝名天下也學諸王看柘黄一日宣梁漢臣朕欲修涼京大內時復巡幸御為朕謀無得有辭漢臣曰被奉聖訓豈敢辭免願陛下頒詔諸路發人夫工匠以候使喚以梁漢臣充修涼京大內正使孔彥舟為副使謂漢臣曰

賜金字牌子以卿去處如朕親行賜金銀緞錢絹各一百仍差都統阿實達舒嚕寧統騎軍二十萬駐劄於涼京城外防逃走工匠人夫工匠日支米二升半錢五十文省人夫亦如之貞元三年梁漢臣孔彥舟至汴城正隆元年春起夫正隆四年畢工梁漢臣孔彥舟奏京城大内修造了畢又令人修造通州戰船遂起人夫抬撥木植打造戰船計數千隻委兵部尚書蘇保衡徐文統押仍於諸路刷鐵匠五千人打造人馬衣甲軍器有鄆

州相州青州進到銅鈸刀五千口改造敲刀又令東平府北京閼州大安軍集八百萬僉女真渤海契丹漢兒五十萬山東兩路河北三路并僉大軍一十萬諸路番漢軍七十萬諸路捕魚稍工水手一十七萬番漢等軍共二百九十七萬令分八路入南界完顏仲統兵取長安鳳翔至西蜀完顏明統兵至西京至均房汴京南潁昌府方城縣鄧州貝勒統軍自南潁州蔡州陵汝阿嚕摩哩統軍自亳州父城順昌府光州奇爾濟蘇自壽州

合肥和州界耶律木自青州齊至淮楚界兵部尚書蘇
保衡御駕親征監修戰船蘇保衡奏臣被奏聖旨打造
戰船完備通州至定林口二百八十里陸地不通河溝
無水通舟入海伏望特降睿旨行下措置帝宣漢臣來
曰蘇保衡奏來稱通州不通水海口陸地二百八十里
奈何梁漢臣曰起三路人夫開渠擔水成浮泥舟船夫
拖入海行下蘇保衡即施行梁漢臣私曰金君無道但
得一路人夫叛我宋中興有日奈何自修燕京及大梁

僉尉人夫工匠三百餘萬無一人丈夫也豈非天也蘇
保衡起山東民開河擔水挽舟自通州入定林口二百
八十里人人稱寃道路嗟嘆而無一人敢叛者漢臣又
奏西京洛陽好花宜廵幸看花正隆二年二月幸洛陽
一夜天降大霜羣花盡死不悦梁漢臣曰陛下降詔催
促諸路大南取江淮無失其時天與弗受返遭其咎時
至弗行復受其殃臣願陛下統一天下混車書於萬里
於是下詔催促軍馬步起行汴京宣梁漢臣孔彦舟撫

問修內不意有人譖彥舟者遂賜酒酖之彥舟捧巵跪
飲見彥背上彫青問曰何物也彥舟曰臣小年時不成
器交人刺來曰卿如今成器敢做甚彥舟股慄命彥舟
充西京留守起行至路藥發而死二年八月在汴京值
中秋設宴百官玩月忽密雲罩月索筆作鵲橋仙詞曰
停盃不舉停歌不發等候銀蟾出海不如何處片雲來
便有許通天障礙虬髭撚斷星眸利未恨劍鋒不快一
揮揮斷紫雲根要見姮娥體態翰林學士祁祓奏曰陛

下棄大國宮殿遍革諸州敗盟興師無故舉事勞役生
靈興工動土修建兩京之內閑無用之河勞苦軍民嗟
怨盈路太乙出現陛下轉以為妖殊不憚畏臣食禄於
朝焉可緘黙伏望陛下察天地之不祥収兵罷役通和
南宋復還故都四海九州感聖德天下幸甚亮大怒曰
斬之滅其族正隆三年二月下詔小龍虎大王兵五萬
守鎮蒙古司虎牙位將軍大嘉努守鎮上京會寧府舒
嚕侍中兵三萬守燕京中都葛王兵五萬屯齊鄆兩京

兼津發糧草皇太子奉國衛將軍戶部侍郎張昌等守
汴京御營前軍高李札管押御前射鵰軍一萬三千并
圍子細軍三千御前提舉右將軍塔爾明威前左將軍
持嘉明威御前前軍奇嚕明前後軍西道總管興國努
將軍紫茸細軍三千人令分五部一部五百人每隊六
十人穆昆一人隊頭一人富勒琿一人牌頭二人飯食
五人隊身五十人五年秋九月起汴京勑天使催促八
路軍馬各一地分入南界發時童謠言正軍三疋馬簽

軍兩隻鞋郎主向南去趙老送燈台九月渡淮至來春
屯駐差御前都統驃騎總管韓彝則奏勅領軍南行臨
發賜御製喜遷鶯詞曰旌旗初舉正馬力健嘶風臨江
渚射虎將軍落雕都尉綉帽錦裘剋楚氣張斷髮爭奮
捲地一聲鼙鼓笑談頃止長江齊駭六師飛渡北去無
自隊金印如斗獨在功名取斷所機謀垂鬢方畧人事
本無今古試舒卧龍韜韞果見功成朝莫況江左雲霓
徯傒玄黄迎路韓彝則兵南盡遣千戶穆稜領騎五百

掠地遇大宋姚興馬軍五十餘至尉子橋遊騎探得遂報破敵軍統制在高請統制姚興再率四隊四百人出陣王權領衆until走東采石江口是夜多張旗幟地中明火以兵數千伏路敵不能前遂得渡江屯駐東采石亮駐軍和州兩岸相對日謀渡江是日梁漢臣奏云本國大捷請陛下登舟早達建康金主欲登舟持嘉明威將軍奏曰陛下北船底小盡被南岸壓沉大江奈何陛下乘舟欲渡是梁漢臣賣陛下於宋朝耳見敗舟登岸亮大

恕謂梁漢臣曰汝本宋朝舊臣朕高官厚位恩遇朝士不知記極而敢反朕遂命持嘉明威將軍斬梁漢臣於江岸金主見諸軍敗回返和州詔天下使催促海道大將軍蘇保衡有海船千户韓宗愈降於李寶李寶追趕火箭燒北船盡沒盡降其軍正隆五年十一月亮至楊州東門外漢王廟建御寨詣瓜洲岸望大江見本朝以戰艦教戰江心旌旗麗日器甲鮮明艨衝艦海鰍戈船及獅子船妻子船於大江心飛走布長陣望北岸一弩

箭射不到處打梆子聲絶排一家陣於浮玉亭上聲喏
諸船復回敵衆大駭亮謂臣下曰此紙糊船何足道哉
遂回揚州御寨有穆敦總管大懷忠總管蕭扎巴衆議
曰郎主堅欲渡江適覩大宋戰艦江心如飛甲士奮勇
入船精鋭我等北人走馬射箭爲上豈可乗船與江南
人戰大江多都是死於江中不見鄉里大懷忠等早至
御寨奏事見樂嘉努將軍云郎主昨晚大醉未起大懷
忠等詢樂嘉努郎主夜來有何聖旨樂嘉努曰昨晚與

妃后歙言三日渡江不得將大臣盡行處斬蕭扎巴以
足蹴大懷忠脚云謂樂嘉努曰若郎主起來大臣奏則
箇於是蕭扎巴大懷忠復回商議若不行弑逆我等無縁
還鄉必死於此大懷忠云郎主有圍子細軍萬人護御
又樂嘉努將軍輕信奈何事有泄露死必無疑蕭扎巴
云晚朝奏遣細軍東取海陵先請樂嘉努軍諭以禍福
使心變動事可濟矣晚朝奏云臣等渡大江必能濟渡
東太州可令圍子細軍連夜進取所掠金銀盡以給賜

一發渡江必能濟岸遣行是夜諸人邀樂嘉努將軍說云郎主堅欲下江令南宋沿江戰艘萬隻衝巨浪如飛我等盡魚鱉耳樂嘉努曰諸人欲何如大懷忠等曰若不行弑逆定難回鄉樂嘉努曰諸人舉事嘉努願效愚誠蕭扎巴曰今夜三鼓伏萬弓於暗處使人舉喊嘉努欲入南人劫寨樂嘉努先盜郎主劍以燭引郎主出帳諸人望燭明處以萬箭齊施嘉努當依大懷忠曰若事濟拜嘉努將軍東道大總管是夜亮醉三鼓入帳中

閫外喊聲樂嘉努入報云南人刼寨亮驚惶索劒甲樂
嘉努云恐人所盜臣帶於身嘉努執燭引亮慌急披錦
衾出外嘉努棄燭奔竄萬箭齊發射死亮大懷忠引軍
逌亮乃阿固達長子宗翰之元子也宗翰生四子曰亮
曰兖曰亢曰方皆爲亮所誅亮簒奪後以同謀皆討論
封拜因封卞蕭王仲武烏塔大卿高景山與國努各賜
鐵券平昔善者皆沾恩賞睚眦宿怨如完顔卞曹望之
劉仲甫之徒皆貶降黜

神麓記曰亮初登極唯有一親弟晤同兗以殿前都點檢為賀正旦使來我本朝都亭驛中病甚亮以天使催督返界歸國死又有一親弟判宗雍王充小名博甲為人温克容貌偉秀莅事精勤果斷不私衆人稱賛唯亮不甚和暢即位之後徙於外藩除西京留守大閒尹有說使者劉敏講演書籍至五代梁末帝以誅珪之句充拍按立聲曰有如是乎奴婢契丹人拷𢬵提點上告變云大王謀反宣詔至燕斬而烹之二子皆賜死　天德

三年詔門下朕臨民而為父母必思安於兆民繼世而為帝王必思期於萬世是以定國家之計豈使止於目前承祖宗之謨不敢忘於在遠昨因撫綏南服分置行臺時邊防未定法令未具非永設只是從權既而人拘道路之遥事慮歳時之滯凡治天下固無親踈彼此人間各無體君上之意務盡均平若能於公相之子孫閭閻之黎庶一視同仁親之如子朕之所喜無以加焉朕雖居人上之尊承萬方之統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惟

以太平為憂不敢以位為樂也自古帝王固有酣醉嗜慾輟朝廢政窮奢極移躭樂是從雖有忠義之士犯顏逆耳一諫而有斥逐再諫而加誅戮則終杜諍臣之口無復敢言者朕非不知亦非不能所以者重念太祖皇帝艱難以取天下欲救民於水火之中非欲自尊務承先志兢兢持守雖跬步不敢忘凡爾有官君子待享爵祿於安平之時其可不念太祖艱難創業之功今朕求治之意交修不逮以熙庶績朕宣布詔令以告百官盖

有五刑著爲常典小者加之責罰大者至於誅戮有罪犯者必罰無赦爾或懼於邦憲實有傷於朕心故使通開赓令天下有守法奉公無贓私之過朕所聞知必加進用自今後凡有罪者無或隱而相容凡觖望者必盡獄以取平赓共底於大寧以同享於極治洽爾有衆體予至懷故兹詔示想宜知悉牒平詔書如右宜令尚書刑部關牒各行下應於合屬去處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四十四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丙申盡其日

張棣金國圖曰一京邑金人有國之初都上京府曰會寧地名金源其城邑宮室類中原之州縣廨宇制度極草創居民往來或車馬雜遝皆自前朝門為出入之路

畧無禁犯每春正擊土牛父老士庶無長無幼皆觀看
於殿之側主之出朝也威儀體貌止肖乎守令民之訟
未决者多攔駕以訴之其野如此至亶始有内庭之禁
大率亦闊畧迨亮弑亶而自立粗通經史知中國朝著
之尊密有遷都意繼下求言詔應公卿大夫芻蕘黎庶
皆得以利害聞時上書陳京師僻在一隅官難于轉輸
民艱于赴訴不若遷燕天會三年而始成貞元四年亮
率文武百官駕始幸焉遂以瀚海遼陽府為東京山西

大同府為西京中京大定府為北京東京開封府為南京燕山為中都府曰大興改元以赦告天下京邑始定焉都城之門十二每一面分三門一正兩偏焉其正門四旁皆又設兩門正門常不開惟車駕出入餘悉由旁兩門焉其門十二各有標名東曰宣耀曰施仁曰陽春西曰灝華曰立澤曰新蓋南曰豐宜曰景風曰端禮北曰通元曰會城曰崇知内城門左掖右掖宣陽又在外焉外門即墨書粉地内則金書朱地皆故禮部尚書王

兢書一宫室亮欲都燕遣畫工寫京師宫室制度至于闊狹修短曲盡其數授之左相張浩輩按圖以修之城之四圍九里有三十步自天津橋之北曰宣陽門如京師朱雀門門分三中繪一龍兩偏繪一鳳用金鍍銅寶釘之中門常不開惟車駕出入兩偏分雙隻日開一門無貴賤皆得徃焉過門有兩樓曰文曰武文之轉東曰來寧館武之轉西曰會同館二館皆為本朝人使設也正北曰千武廊東西對焉廊之半各有偏門向東曰太廟向西

曰尚書省通天門今改為應天府闕　觀高八尺朱門五金釘飾之東西相去里餘又為設一門左曰左掖右曰右掖内城之正東曰宣華正西曰玉華北曰拱辰門乃殿凡九重殿三十有六閣倍之正中位曰皇帝正位及曰皇后正位位之東曰東内西曰西内各十六位乃妃嬪所居之地也西出玉華門同樂園瑶池蓬瀛庄杏林盡在于是　一宗廟金人宗廟之制其初甚簡畧自平遼之後所用執政大臣多漢人往往説以天子之

孝在乎尊祖尊祖之事在乎建宗廟若七世之廟未修四時之祭未舉有天下者何可不念敵方開悟遂築室于內之東南隅廟貌祀事雖具制度極簡畧迨亮徙燕遂建巨闕于內城之南千步廊之東曰太廟標名曰衍慶之宮以奉安太祖旻太宗晟德宗宗幹亮父又其東曰元廟以奉安元祖和卓仁祖大聖皇帝英格王褒立遷亮父德宗于外室復奉安父懿宗宗堯于太廟其昭穆各有序 一禘祫金人本無禘祫之主亮徙燕築陵于

城之西南九十餘里大江山又太廟元廟告成始有尊祖之意時奏議者多陳郊祀配天之事亮恥効中國舊制令別討論之禮以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乃上古之制也禘當取夏四月祫取冬十月亮從之詔告天下遂令太常寺備太樂具九節儀從待期徃馬至是月吉日先一夕宿于正殿次日陵晨令尊從人各服五色畫衣執旌旛斧鉞幡蓋羽扇自内城至廟夾道駢肩而立徐布九節儀從奏樂及歌者皆乘馬迨御座衣元纁衣衮冕

執圭秉玉輅九龍御坐至廟禮畢易之金輅服遠遊冠
絳紗袍奏樂曲而回　一山陵金人都上京發祥有自
祖宗以來止卜塋于䕶國林之東儀制極草創迨亮徙
燕始有置陵寢意遂令司天臺卜地于燕山之四圍年
餘方得良鄉縣西五十餘里大洪山曰大洪谷曰龍銜
峰巒秀抜林木森密真陵之處亮尋毀其寺遂遷祖宗
父叔改塟于寺基之上又將正殿元位佛像處鑿穴以
奉安太祖旻太宗晟父德宗斡其餘各隨昭穆序焉惟

亶被殺瘞于山之陰謂其刑餘之人不入　一儀衛金人建國之初其禮制儀從止類中州之守令在內庭間或遇雨雷雖侍從亦去襪履赤足踐之淳樸如此亶立始設護衛將軍寢宮實達爾拏手傘子迫赴燕始乘車輅袞冕儀從頗整肅特令翰林待制邢具瞻作引道詞曰五年一狩仙仗到人間閭稼穡艱難蒼生洗眼秋光裏今日見天顏金爪玉斧沈烟和舞蹈六龍閑歌謡道詠皆相似天子壽南山至亮徙燕知中國威儀之尊護從

悉具若尋常行獵觀田多無定制或以數百騎或數千騎前後皆執旌旗上繪一日至一大繡日旗曰御坐馬傘或黃或紅如或緋駕出而大率制度與中國等導前者皆弩手傘子其人各長六尺八寸以其錦團花袍金鍍銀帶簇金蛾拳脚幞頭雙引而前皆散手及半萬有執旗者約千餘隊旗之後曰駕頭駕頭護衛將軍皆衣紫窄袖衫金帶幞頭腰弓矢並馬而行弓矢一繡袋覆之得數百至曲蓋其形六角細曲柄飾以文彩以護軍

執之以為儀式曲蓋後曰衛坐馬左右二副點檢領之末馬馬後曰侵殿賓達彌衣大闕乘騎護衛將馬軍一等止無弓矢而腰以紅袍袄又得數百及駕或乘逍遥或乘步輦或乘馬臨時取吉馬其上張蓋表裏皆黃羅柄為曲駕之後護衛賓達爾不記其數又其後曰馬軍拷栲隨焉

一旗幟金人以水德凡用師行征伐旗幟尚黑雖五方皆具必以黑為主尋常車駕出入正用一色曰旗與後同乘加馬三旗相間而陳或數百隊或千餘隊

日旗即以紅帛為日刺于黄旗之上月旗即以素帛為月刺于紅旗之上又有大繡日月旗二如祫享大禮冊對一一循古制旗無大小皆備焉然五方五星五岳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神鳳外又有五星連珠一日月合璧一像二天王天海馬二鷹隼二太白二近御又張一大旗其制極廣紺繪神物以猛士執之又有數十護之各旗大繩以備風勢名曰蓋天　一冠服金君臣之服大率與中國相似止其衽異焉雖金主服亦尚左其臣下

之服不從乎職而從于官如五品服官便可衣五品服雖職上下並不改至于服緋紫亦無歲月可限但官與服色等則服如焉文武臣四品皆横金文臣則加魚不待錫而自許服焉　一官品金之官品本遵唐制又以日本之法并遼法参而用之文則郎與大夫武則校尉與將軍其勲爵食邑皆同焉至品文武混而爲一亮立漸加損益如中亮改中憲奉徳改朝列又增㠀進榮禄二官至褒再以中大夫行大定官制焉　一取士金人

初處邊隅未嘗振興文教自侵遼後所在處以科舉取士遂有藩州牓平州牓真定牓者是也至天會十年海内小安下詔如契丹開闢制限以三歳缺有鄉府省三試鄉中曰鄉薦府中曰府解省中曰及第時有秀士有未顧起者州縣根刷遣之程文分為兩科曰詩賦曰經義上一塲殿試則詩賦加論經義上試策牓與魁各分焉是年趙洞為詞賦第一人孫九鼎為經義第一人並補承議郎三人承奉德郎餘不限甲次盡補承事郎科

舉由是而立亶定又增專經神童法律三科為雜科一設三府省三試中選之並補將仕郎迨亮殺亶自立甚有尊經術從儒雅之意始設殿試又以試鄉聚于州限三人取一府試分立處河北東西兩路中都于大興府臨潢會寧東京等路于大定府西京路南河北路于大同府大名路山東山西兩路于東平府南京開封府京兆鄜延慶原熈陳等路河中府並限四人取一省試以五百人為定格殿試日黜落中第之人多寡不等臨期

取吉又將一人特贈一官授正仕郎餘並授從仕郎次
舉又罷經義經神童止以賦詞法律取士詞賦為正科
法律為雜科褒立于府省試各添策論一塲將殿試第
一人依舊承議郎第二第三人儒林郎並賜緋餘皆從
仕郎至今不易　一屯田屯田之制本出上古金人意
欲遵而行之偶爾符合比上古之治猶簡廢僞齊豫後
中州懷二三之意如治田均屯田軍非女真契丹奚家
亦有之自本部族徙居中土與百姓雜處計其户口官

田使自播種以充口食春秋量給衣焉殊不多餘並無支給若遇出軍之際如月給錢米不過數人老幼在家依舊耕耨亦無不足之歎今日屯田之處大名府路山東東西路河北東西路南京路關西路四路皆有之約一百三十餘千户每千户止三四百人多不過五百所居止處皆不在州縣築寨處村落間千百户雖設官府亦在其内　一用師金人用兵專尚騎間有步者乃簽差漢兒悉非正兵惟運薪水掘壕塹張虚勢搬糧草而

已不以多寡約五十騎為一隊相去百步而行居長以兩騎自隨戰騎則闕擇之待敵而後用又有一貼軍曰伊勒希如遇正軍病即以貼軍代行都主兵官曰天下兵馬大元帥次曰左副元帥右副元帥左翊都統右翊都統又其次曰逐軍萬户每一萬户所轄十千户一千户轄十穆昆穆昆百户也一穆昆轄兩佛寧佛寧五十户也自萬户至佛寧階級雖設尋常飲酒食畧不間别與兄弟父子等所以上下情通無間塞之患每有事未決者全集而

議之自下而上各陳其策如有可採者不擇人而用之其臨大敵也必以軍步當先精騎兩翼之或進或退見可而前弓矢亦不妄發金人有言曰不能攻打一百餘個回合何以謂馬軍蓋騎先乎往衝突而已遇敗亦不散去則逐隊徐徐而退弓力止七斗箭極長刀劍亦不取其快利甲止半身護膝微存馬甲亦甚輕　一田獵金人無他技所喜者莫過田獵昔都會寧之際四時皆獵馬至亮徙燕以都城之外皆民田三時無地可獵候

冬月則出一出必踰月后妃親王近臣皆隨馬每獵在于隨駕之軍密布四圍名曰圍場待狐兎猪鹿散走于圍中金主必取之或以鵰鷹擊之次及親王近臣出圍者許人捕之飲食隂處而進或以親王近臣其食遇夜則或宿于州縣或宿于郊外無定亮以子光瑛年十二獲獐取而告太廟褒立尤甚有三事令臣下不諫曰飯僧曰作樂曰圍場其重田獵也如此　一刑法金人有國之初立法設刑悉遵遼制常刑之外又有一物曰沙

袋以革為囊實之沙石繫于杖頭有罪者持而决其背
大率似脊杖之屬為數多焉亶立執政大臣多中州漢
兒人始加損益如此沙袋之治至皇統間令學士院討
論條例頒行天下目之曰皇統新制近年餘條亮弒亶
自立又去脊杖以其近人心故也斬刑者以上古之制
一也處死者免重杖令縊也流者所犯之人無罪止流
犯人之家屬也徒者非謂舂秋代徒實拘役也徒止五
年以上死罪也徒五年則决杖二百四年决杖一百八

十三年一百六十二年一百四十一年一百二十杖無丈杖止以荆杖决臀實數也枸役之處逐州有之曰都作院所徒之人或使之磨甲或使之土工使之雜作無用不可脚腕以鐵為枓鎌鎌之罪輕者用一罪重者用二皆朝縱暮收年限滿則逐便不妨依舊為百姓刑法大率與舊制不相遠惟僧尼犯奸者死强盜不論得財不得並處强奸者死與古異矣　一京府節鎮防禦州軍京都五處上中都大興府　南京開封府　中北京大定府　東京

遼陽府西京大同府總管十五處平陽府建雄府真定府成德軍益都府鎮海軍東平府天平軍京兆府永興軍太原府武勇軍大名府天雄軍河間府瀛海軍慶陽府安國軍臨洮府鎮洮軍鳳翔府鳳翔軍會寧府延安府漳武軍咸平府安東軍臨黃府散府八處河中府護國軍濟南府興德軍歸德府宣武軍河南府德昌軍平涼府平涼軍廣寧府興中府彰德府節鎮二十八處絳州降陽軍定州定武軍邢州安國軍懷州沁南軍萊州定海軍密州安化軍滄州橫海軍潞州昭義軍汾州汾陽軍冀州安武軍代州

震武軍同州定國軍雄州永定軍保州順天軍平州興平軍兗州代定軍邠州靜南軍涇州彰化軍朔州順義軍奉聖州武定軍衛州河平軍蔚州忠順軍義州崇義軍許州昌平軍徐州武寧軍豐州天德軍雲內州開遠軍嵐州鎮西軍鄧州武勝軍鄜州保大軍鞏州通遠軍隆州利涉軍錦州臨海軍應州彰國軍濬州昭德軍宗州歸德軍懿州寧昌軍泰州德昌軍防禦二十一處博州德州洺州棣州孟州濠州沂州清州蔡州鄭州濬州宿州泗州陝州陳州隴州秦州肇州潁州河州刺史七十四處解州景州

沃州澤州石州耀州蘭州會州環州原州汝州隰州德
順州涿州薊州灤州辰州曹州淄州登州濱州濰州蒿
州單州唐州祈州遼州沁州海州恩州濟州邳州開州
乾州磁州丹州坊州寧州易州通州順州霸州遂州立
州安肅州信州韓州安州慶州澄州復州貴德州弘州
宣德州武州滑州睢州壽州建州莫州蠡州威州獻州
吉州忻州管漢州商州虢州洮州寧邊州東勝州淨州
軍十六並改作泰安軍泰安軍改滕陽軍滕陽軍改寧海軍寧海軍改

平定州平定軍改鈞州潁州軍改莒州城陽軍改岢嵐州岢嵐軍改寧化州寧化軍改隩州大山軍改綏德州綏德軍改保安州保安軍改葭州晉寧軍改鎮戎州鎮戎軍改積石州積石軍改來遠州來遠城改

一地里驛程泗州至臨淮縣六十里臨清至青陽驛八十里青陽驛至虹縣八十里虹縣至靈壁縣六十里靈壁縣至靜安鎮六十里靜安至宿州六十里宿州至蘄澤鎮六十里蘄澤至柳子鎮五十里柳子至永城縣六十里永城至贊陽三十七里贊陽至會亭鎮三十七里會亭至穀熟縣

八十里穀熟至南京四十里南京至寧陵縣七十里寧陵至拱州六十里拱州至雍丘縣七十里雍丘至封丘縣六十里封丘至胙城縣四十里胙城至沙店河南鋪四十五里沙店至滑州四十里滑州至濬州二十五里濬州至皮家庄三十五里皮家至陰陽縣四十里陰陽至相州三十里相州至豐樂縣三十里豐樂至磁州三十里磁州至台城鋪三十里台城至邯鄲縣三十里邯鄲至臨洛鋪四十里臨洛至沙河縣三十五里邢州至

都城店二十五里都城至内丘縣三十里内丘至范縣店十五里范縣至柏鄉縣二十五里柏鄉至江店十五里江店至趙州三十里趙州至欒城縣三十里欒城至靈店鋪三十五里靈店至真定府二十五里真定至古縣南鋪三十里古縣至新縣三十里新縣至中山府四十五里中山至望都南七里店四十里七里店至經陽店四十里經陽店至保州三十五里今改為徐州保州至梁門四十五里梁門至故城店三十里故城至黄村鋪三

十里黃村至澤伴鋪三十里澤伴至涿州三十里涿州至劉李店三十里劉李至良鄉縣三十里良鄉至蘆溝河鋪三十里蘆溝至燕京三十里燕京至交亭三十里交亭至潞州三十里潞州至三河縣三十里三河至下店四十里下店至邦軍店三十五里邦軍至薊州三十里薊州至羅山鋪三十里羅山至玉田縣三十里玉田至沙流河四十里沙流至永濟務四十里永濟至榛子店四十里榛子至七箇領四十里七箇至峯赤口四十

里峯赤至平川四十里平川至雙望店四十里雙望至
新安四十里新安至舊榆關三十里舊榆至潤州三十
里潤州至千州四十里千州至南新寨四十里南新至
來州四十里來州至石家店四十里石家至濕州四十
里濕州至揚州館五十里揚州至桃花島四十里桃花
至童家庄四十里童家至胡家務四十里胡家至麻吉
步洛四十里步洛至新城四十里新城至茂州四十里
茂州至特哩衮寨四十里特哩衮至軍官寨四十里軍官至

縣州五十里縣州至沙河五十里沙河至兎兒堝至梁魚務三十五里梁魚至大河六十里大河至廣州七十里廣州至瀋州六十里瀋州至蒲河四十里蒲河至興州四十里興州至銀州南鋪五十里南鋪至銅州南鋪四十里銅州至咸州南鋪四十里咸州至宿州南鋪四十里宿州至安南鋪四十里安南至夾道店五十里夾道店至楊柏店四十里楊柏至奚營四十里奚營至没瓦鋪五十里没瓦至木阿鋪五十里木阿至信州五十

里信州至威州四十里威州至小寺舖五十里小寺至勝州舖五十里勝州至濟州四十里亦至東舖二十里東舖至北易州五十里北易州至濵州七十里渡混同江賓州至布達貝勒舖七十里貝勒舖至來流河三十里來流河至阿嚕舖四十里阿嚕至會寧二舖三十五里二舖至會頭舖四十五里頭舖至上京三十里上京至燕二千七百五十里燕至東京一千三百十七里自東京一千三百十七里自東京至泗川一千三十四里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四十四